

作者亲笔信

想象力：贯穿阅读的光照

冯军鹤

在米切尔·恩德著名的作品《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中，原本在生活中胆怯懦弱的小男孩巴斯蒂安成了幻想王国的拯救者。作为人类世界的孩子，巴斯蒂安尚未丧失幻想的能力，因此可以进入幻想王国。通过为天真女皇重新命名，他让幻想王国避免了消失的厄运。但拥有无限权力之后，巴斯蒂安也经历了诱惑与迷失的一系列遭遇。这是一个有关勇气、贪婪与成长的故事。回到现实世界以后，巴斯蒂安变了，变得勇敢而自信，这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正如书中所说：对于一个像巴斯蒂安那样经历了这么多冒险故事的人来说，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会轻易地使他感到害怕了。

我把这个故事当作阅读的隐喻。书籍成了经验的沃土，只有想象力尚存的人，才有机会深入这片土地，让其中的故事成为自己的故事。成为自己的故事意味着，我们在生活中谈论的经历，然后成长。这样的叙事，在阅读中同样可以发生。但很多人会忽视想象力的作用，会简单地认为，让孩子读更多书就够了，成长会自然地开始。但没有想象力这座桥梁的帮忙，阅读很可能仅仅作为与自己无关的景观悬挂在那里。当某一天，另外一种更加绚烂的景观出现的时候，阅读就变得不再具有吸引力了，比如短视频。这正是今天发生的事情。

《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何以巴斯蒂安保留着如此丰富的想象力。我们遇见他的时候，他就已经那样了。他热爱阅读，会自言自语地编造故事，想出一些从来没有的名字和词汇。我想，米切尔·恩德关心的并不是教育问题。但对于教师来说，如何保护孩子的想象力不被破坏，或者如何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几乎是教育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了。

那是六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我和学生们一起阅读《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一同进入幻想王国，谈论着想象力的可能性。之后的几年，我们让整本书阅读成为课堂主要的内容。每周，我们都会有阅读课；每个周末的作业是阅读；我们的写作始于阅读，同时也流入阅读。除了每学期共读的五六本书之外，我们还组织过阅读小组、寒暑假的选读，班级读书角和各种形式的阅读推荐，阅读变得越来越丰饶。

在班级组织阅读，当然和《永



《X书店：12节虚构的语文课》
冯军鹤 著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远讲不完的故事》中巴斯蒂安的个体阅读不同。在班级中，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规则，存在着众口难调的妥协和取舍。班级共读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阅读口味，所以作为教师必须意识到，班级共读始终无法取代个体的自主阅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如果班级共读无法向学生的自主阅读，这种努力就是有问题的。而为了让班级共读导向更有深度也更丰富的个体阅读，我们就必须拥有与《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一样的信念。如果希望阅读成为影响个体的重要经验，我们就必须看见想象力的重要。

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在文学课堂上，最常见的教学形式是问答。在这里，看见想象力首先意味着思考何种形式的问题不会伤害、削弱甚至禁锢想象力。标准答案的提问毫无自由可言，当然和想象力无关。我们需要的是开放的提问。开放意味着没有边界，因此是想象力驰骋的天然土壤。同时，问题如果能够指向孩子自身，便可以让想象力对孩子的生命中获得力量。所以在我们的课堂上，以你为主语，并且强调个人感受和判断的问题是不可或缺。你印象中最深刻的片段是什么？你喜欢故事中的哪个人物？你对故事中的结尾，或者某个情节满意吗？

如果让你为这本书设计宣传语，你会如何设计？通过开放的提问，以及积极而肯定的评价，孩子们会更加信赖自己的声音和判断，也会相信阅读中自己的想象并

很多人会忽视想象力的作用，会简单地认为，让孩子读更多书就够了，成长会自然地开始。但没有想象力这座桥梁的帮忙，阅读很可能仅仅作为与自己无关的景观悬挂在那里。当某一天，另外一种更加绚烂的景观出现的时候，阅读就变得不再具有吸引力了。

非无足轻重。

在开放的同时，想象力还需要感性的滋养，这是文学阅读不能忽视的能力。在我眼中，感性并非情绪化，并非喜怒哀乐的起伏波动。我觉得感性意味着在不同事物间建立关联的能力，颇似一个精彩的比喻，既大胆又恰当。这种能力依赖于想象力的鲁莽与拘谨，以及模糊中灵活的捕捉。而在传统的课堂上，我们的提问常常过于清晰和富有逻辑，从而丧失了感性体验。我所尝试的方式，是提出这样一类问题：如果你用一种植物或者动物分别代表改变前后的巴斯蒂安，你会选择什么？这类似于一种隐喻的意识。当然，动植物可以替换成其他选择，比如身边的物品、图案、颜色甚至声音。此外，在不同的故事情节、人物或者细节方面进行比较也能够唤起同样的效果。比如，我们曾经进行过阿城的《棋王》与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的对照阅读。两种象棋——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之间的不同似乎也在映照着故事情节甚至人物性格之间的差异。

在课堂上，除了问答之外，课堂活动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眼中，课堂活动应该更多地增进孩子之间的互动，更多元、更灵活的互动和更深度的互动，以期期待想象力的彼此撬动。在阅读张爱玲《第一炉香》的时候，我们尝试过这样一种方式：将作品的待赏析片段（也可以是开放性问题）分给各小组，组员自由书写观点和想法，然后按顺序轮流交换片段，组员在写下新观点的同时，

也可以回复之前小组写下的内容。在《第一炉香》的这种互动中，学生们在葛薇龙是不是恋爱脑的问题上发生了不小的分歧。

除了课堂交流，我们还努力让写作成为培养想象力的重要方式。和传统的命题作文不同，我们的写作来自阅读中的某个情节或者人物。在阅读中的想象渐渐丰富之后，写作成为延伸、黏合、重组这些想象的重要方式，而与此同时，调动这些想象，还需要学生重新观看阅读中的诸多细节。比如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谈到自己不断写着一封永远不会发出的信。我们的写作便从这里开始。为了想象这封信的内容，学生需要回答：为什么这些信不会发出，他在信里写了什么，他如何谈论自己在前文中的疼痛与思考。由此，阅读中的想象与写作中的想象便融为一体。

而这样的写作也让我们和一个学生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在阅读《小城畸人》的课堂上，我们的写作围绕故事中的小镇温士堡展开。学生可以选择故事中出现过的一次次要人物，或者虚构一个人物进行创作。H选择了小说中一位无足轻重的聋哑老人作为自己故事的主人公。他为其命名为乔尼·乔斯达，来自他喜爱的一部动漫。乔尼有着不幸的童年，生活中充满了痛苦与不安。直到有一天，一只壁虎的触感让他感受到了恐惧之外的感觉。从此以后，尽管不被理解，但乔尼因为自己热爱的爬行动物而温暖。

这样的叙述有些简单。H为乔尼·乔斯达虚构了丰富的情感世界，并且运用了倒叙的结构。我相信后者来自《小城畸人》其他篇目的叙事习惯，而他也充分利用了小说中温士堡的环境背景。更重要的是，乔尼·乔斯达的热爱——豢养爬行动物，也正是H一直以来的爱好。

这篇小说深深地打动了，以至于我热切地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于是，我鼓起勇气，将作品投给了《少年新知》杂志，作品刊登了。杂志邀请我写下课程的设计过程，之后又邀请我成为撰稿人。我不久开始在杂志上开设课程，并且有机会将之前的教学实践以虚构的方式写下并出版，也就是《X书店：12节虚构的语文课》。而我的学生H，在自己的小说刊登后，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从前对文学毫无兴趣的他，渐渐相信了自己的文学才华。如今他高一，我在几个月前和他的见面中，得知他计划以人文学科为自己未来的志业。他刚刚读完加缪的《局外人》，也期待和我聊一聊他完成的一篇小说。在我们的课堂结束两年后，我看见了阅读在他身上的流动，以及那还在不断涌动的想象力。

阅读指导

跟着朱煜老师——

简单读，简单教

张晓华

六年级下学期的必读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在班级里大概利用了四周的时间，每周有四十分钟的阅读课，既安排给学生静心阅读的时间，也有相应的每周一份的阅读检测题，毕竟是毕业班，根据以往的经验，毕业考试卷上一定会有一两道与必读书有关的题目。果然，在最后的考试卷上，有一道情节排序的选择题，本来以为学生前面有过四节阅读课，只是将这本书的情节梳理一下，应不是难事，可没有想到，这道题在整个年级都是失分最严重的题目，大大出乎所有老师的预料。

这是笔者本学期的亲身经历，问题出在哪儿？读朱煜老师《教书记》一书，看到了同样的一份整本书阅读教学方案，老师为了让学生有效阅读，先后上了三次阅读指导课，学生需要完成一份阅读记录卡，做一张小报，写一篇读书笔记，回答与书本内容相关的十个问题。朱煜老师对此评价道：如果你在读一本书前知道要完成这些任务，你还想读这本书吗？可能不同的人答案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不想读。也许，我们这学期对于学生的阅读指导也失败在这里。所以，朱老师说：读书就是读书，简简单单，静下心来读就可以了。

真好，读书不就是应该这样吗？一本书，喜欢的学生就读得细些，不喜欢的学生就读得粗些，精彩的地方用精读，乏味的地方用略读，甚至跳读，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这又有何不可呢？读得快是好事，一本接一本地看，阅读习惯就是这样养成的，读得慢，也正常，孩子不是为了数量而读书的，我们要相信，只要读进去，对于学生终究会发挥作用。可现实是，阅读指导课总要配上一堆的任务，有的教师还喜欢从书的犄角旮旯里找出一些信息编制成评价指标，以检测学生阅读的情况，当阅读成为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时，阅读已经失去了它对于儿童成长本应具有吸引力。所以，朱煜老师强调：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实在不必太在意一时读得少、读得浅，重要的是，让学生从小愿意读。多么重要啊，愿意读，对阅读有兴趣，能够让阅读成为伴随学生一生的习惯，这才是语文教师最大的教学目标。

要让学生想读、爱读、乐读，也许只有简单读才能做到这一点，烦琐的阅读任务，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导读课，能比学生安静地捧一本书进行阅读更为重要吗？而作为教师，要指导学生读书，应该是依据学生的阅读兴趣，做个性化的书籍推荐和阅读方法指导。让学生每天能接触到课外书，从阅读它，到喜欢它，最终养成读书的习惯，不把读书当成一种负担，更不把学生的阅读

新书推荐

把散落于尘埃的“珍珠”串起来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这个故事是我根据妈妈早年创作的单幅剪纸，用一条新的线索串起来，裁剪、拼贴、上色，成为现在的样子，使它们重新被阅读、被观赏。在日前举行的《妈妈的剪影》新书发布会上，图画书作家弯弯讲述了她和母亲刘雪纯一起创作的这本图画书背后的故事。

弯弯说，有一天，妈妈从木箱里捧出厚厚的一堆大小大小发黄的本子，里面夹着一幅幅红红的剪纸。它们跟我的年龄大致相仿，记录着妈妈从少女到初为人母的点滴滴滴，从中能找到我们一家的生活痕迹。其中，还有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模样。每一样作品都很可爱，被尘封几十年，甚是可惜。一瞬间，我萌生了一个念头：从我的视角编一条绳子，把这些原本彼此并无联系的“珍珠”串起来，做成一本有故事的剪纸图画书。

《妈妈的剪影》是一本以剪纸为创作手法的原创图画书。作品运用民间传统文化剪纸的手法，刻画了一位喜欢弹琴、刺绣、量体裁衣的姑娘成长为一位快乐的妈妈，和爸爸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

这本书中的剪纸是刘雪纯三十年前的作品，她的剪纸风格独特、稚拙、随性、有生活气息。原先的剪纸作品大多为大红色，要把它们放到图画书里给孩子们看，弯弯觉得不够丰富，想通过颜色来表达人物的情绪。于是，弯弯给它们重新绘上颜色。快乐的姑娘一开始用粉色，是轻快的、美好的、浪漫的，伴随着她的成长，颜色慢慢变红、变黄、变绿、变橙，最后实现梦想，生活五彩缤纷。

还有一些颜色是用来营造氛围的，比如亭子里，照在两个人身上的朦胧月光，使离别的伤感，此时无声胜有声，再比如，朋友们聚在一起围炉夜话，蓝灰色调人物的身体边缘染上了丁点儿暖黄的火花，暗处的猫头鹰眼睛闪闪发亮，让画面更富有意境。而爸爸妈妈抱着孩子摘果子，在剪纸的轮廓里，大人、小孩、草丛、果子，从一个色彩到另一个色彩，画

麦田守望

森林探秘与自我疗愈

谭杰

《欢喜的森林》是赵卯卯最新创作的童话故事，也是明天出版社童话中国丛书推出的一部优秀力作。作者通过丰赡恣意的想象和纯真诗性的语言，讲述了小女孩欢喜在森林间的生活趣事和奇遇。在自然与温情的感染下，对山林进行了好奇而又大胆的探索，渐渐打开孤独封闭的心扉的故事。作者不仅从儿童视角出发，在贴近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对童年经验加以想象，细微捕捉儿童内心流动，也在写作技法上对古典文化与现代想象进行对照糅合，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积极呼应了时代要求。

捕捉儿童的内心波澜

《欢喜的森林》中，欢喜突然被父母带到陌生城市生活学习，虽然表面不露声色，但被老师提到名字时，欢喜的心底生出海一样大的羞愧。心里的森林正在翻腾、呼啸，眼睛就要冒出泪花，那巨大的一团尖叫，正在胸腔里撞击，心里的一切都化作了灰尘。面对新环境，她封闭自己，社交障碍、语言障碍随之而来，欢喜的孤独感主要来自不被理解和交流困难，也是个体意识觉醒的表现。孤独是生命的共性，人有人人的孤独，森林有森林的寂寞。

奇思妙想刻画森林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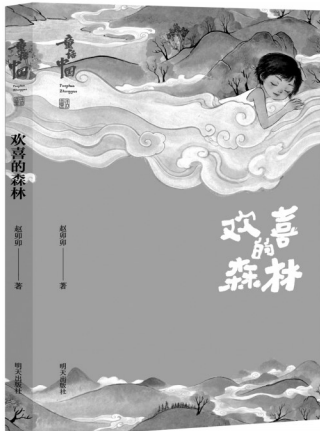
童年乐趣往往来自最简单的满足。这乐趣是远离陌生城市环境的束缚，信马由缰的自由，在对自然万物的好奇中感受众生平等皆自在的善良温情，这一切都在欢喜的森林里。自古以来，文学作品中就不乏对山林的想象。山林与世隔绝的幽远生出无尽的遐思，自然万物有灵蕴藏的道性与神性，都令人向往。欢喜的森林，有它独有的烟火味道：姥姥的菜园、柴火灶烧铁锅，加上发光的月光盐，就有了世间难得的美味。山林有它声声不绝、绵绵不息的生命：山涧、湖、风、树、野鸟、树上古老的鸟窝，它们各自发声，混响出山林的共性。山林有它不可说的秘密：有自

己想的小路会自己选择主人，能变成大白鸟的小鞋子，可以抓住的雷电、锻造星星的山谷，能通晓动物语言的萤火虫。

山林也有它在经年累月中形成的生存规则，住在铜锁里的小狐狸，会交换它的秘密种子，只能种到月光盐罐里，像照顾婴儿一样悉心呵护，会结出奇异果子，要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吃下，才能获得秘密。有月光的夜晚小狐狸会从铜锁里跳出来，中秋夜带欢喜到铜锁家里做客，星星山谷里锻造星星的仪式，山林集市有各种珍稀的物什，必须用自己最好的东西以物换物。这些是属于山林的记忆，也是时光走过的印记。作者以纯真的想象，予山林之物以生命、声音、色彩、状态，不制造曲折离奇，而是在细节的填充打磨中幻虚成真，重复那些旧事物神秘又浪漫的光彩。吸引读者，尤其是充分激发起儿童的好奇心，满足儿童的探索欲，引导他们身临其境地去故事里，山林里畅游，建造属于自己的森林，认识自己的内心。

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相比于构建现实的复杂和可能，童话故事往往更注重愿望的表达和满足。《欢喜的森林》中，心中的森林是童话的精神内核，整个故事可以看作是对森林秘密的探索发现之旅，也是孩童孤独内心的疗愈之行。《欢喜的森林》令人惊喜的，还在于它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欢喜的森林》
赵卯卯 著
明天出版社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赵卯卯以唐代志怪笔记《酉阳杂俎》《宣室志》《三水小牍》为引，选取优秀经典古籍中记载的奇闻轶事片段，以适宜儿童理解和喜欢的表达手法，创造性转化出月光盐、雷电、白鸟鞋、布满野鸟足迹的石头、金蝶扑火等精奇的意象，创造一个神秘灵动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境，使童话故事呈现出中国现实、中国想象、中国味道相融相契的质感。

那个午后，蝉声覆盖山林，山风在老房子的前廊里奔跑，偶尔几声鸟鸣传来，就像落在湖中的石子，让山林泛起一圈圈涟漪。《欢喜的森林》也会像一粒石子，在孩子们成长中无数个孤独、迷茫、疲惫的时刻，落入他们的童年记忆和童年想象，泛起层层涟漪。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教研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当成一门考核的功课，这才是学生想要的阅读。就让学生简简单单地读起来，这是我从朱煜老师这本《教书记》中得到的最深的感受。

谈到教，朱老师仍是从读谈起：一篇好文章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不同的读者能读出不一样的感受。一个小学生读朱自清的《冬天》的全文，也许能理解朋友和亲人都重要。等学生长大成家，再读这篇文章，自然会理解作者的夫妻情。所以，教师引导学生读文章，不必着急，更不要强求，教点方法，播下种子，然后前后就会有收获。这说的如何读，其实谈的也是如何教。

且看朱老师如何教老舍先生的《母鸡》。先从句，可是，现在我改变了心思，我看见一只孵出一群小雏鸡的母亲，入手，引导学生读作者因为母鸡负责、慈爱、勇敢、辛苦，而不敢再讨厌母鸡，再读作者因为母鸡欺软怕硬、喜欢炫耀，一向讨厌它。然后前后对比，用一条折线画出文章线索。最后，让学生读老舍先生的《我的母亲》，从中找出描写母亲负责、慈爱、勇敢、辛苦的句子，读巴金先生的《狗》，画出文章的线索。教学主线清晰，课堂结构简单，但学生有了充分的时间来读懂内容，学到方法，强化实践，体现发现的快乐。

联系我们平时观摩到的一些公开课，教师如同拿着剧本的主演，时时展现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再加上多媒体、交互学习、网上资源包等一堆新手段的应用，令人常常有这究竟是谁在学习语文，又究竟是一节什么课的疑惑。语文教学，就是让学生实实在在地在语言文字中，走一个来回，就是让学生在语言实践中学语文，让课堂朴实一些，让教学简单一些，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教学常识，却在什么时候离我们的课堂越来越远了？就像一直被视为难点的作文教学，朱老师也说，让学生在较宽泛的范围里根据自己的生活选材、构思、定题目，必要时教师再点拨一二，甚至对少数作文水平低的学生，找一篇好文章抄一下也未尝不可，因为这既帮助他完成作文，解放时间，也借此让学生读读记，达到积累语言和培养习惯的目的。这样的练习如能经常进行，学生就能赶上来。如此作文教学，同样走向简单，却切实地为学生的语文学习成长服务。朱老师笔下的简单教，是目标简明，教学简洁，过程简约，也是简简单单、本本分分、扎扎实实地真正为学生的语文能力成长而教，是语文教学常态的一种回归。

简单读，简单教，是删繁就简，更是以简至臻，只有这样，我们学生的读书与教师的教书才能效果显著，从而让学生的读走向通透，教师的教走向从容。

（作者单位系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

面增加了许多温情脉脉的意味，却一点儿也没有削减剪纸特有的韵味。这种温暖的色彩渐变，让读者对一家人的幸福感同身受。

刘雪纯回忆说：一般人学剪纸都是就近，看样学样，日积月累，自然熟能生巧。我的剪纸发蒙不一样，丈夫从县城捎了一张报纸回乡，指着中缝的一段文字让我读：新疆乌鲁木齐开设中国民间剪纸学习班，中央美术学院的靳之林教授讲课。今天回想起来，还有些不可思议：一个连省城都没去过的农村女子，两个孩子的母亲，独自一个人经过七天七夜，赶了三千五百多里路，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只为学习剪纸！人家说我是高射炮打蚊子。但至今想起那次求学，我仍然很庆幸，正是大师的引领，指引着我走到今天。艺术，不要模仿别人，也不要重复自己。不用现成的方法去做艺术表现，才能演出只属于自己的表现方法。

刘雪纯说，女儿把她那时候做的手工作计拿出来放到当下的图画书里，她特别高兴。我从来没想到，这些剪纸还会有被人观看、阅读的机会。一幅幅沉睡的剪纸画如今有了崭新的面目，女儿问我好不好，我说：太好了！你的嫁接术让我的旧作换了新颜。

在现场互动环节，小读者们对这本书充满了好奇，问了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这是一部跨越三十年的图画书？小伙和姑娘去了大城市，庄稼怎么办？书里的故事是你的真实经历吗？他们还在作者的帮助下，发挥奇思妙想，用灵巧的小手将自己喜欢的事物，剪成一件件充满童趣、独一无二的作品，展现了一个个精彩纷呈的童话世界。



《妈妈的剪影》
弯弯 著
明天出版社

中国和平出版社
刘雪纯
文图